在埃塞的日子里

——一位援外医疗队长的手记

■张晓阳

（十八）埃塞医疗现状之观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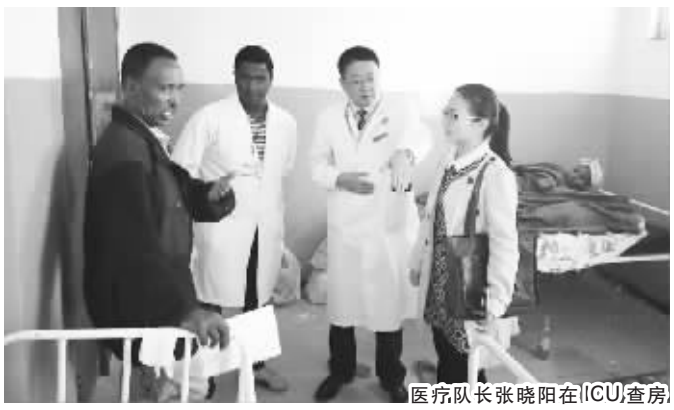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已经八个多月了，经过坐诊、查房、与病人和医院医护人员的接触、与院长及CEO的探讨和对埃塞南北中数家医院的考察及了解，我对埃塞医疗之现状略知一二。

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联邦制国家，这决定了埃塞的医疗体制是公费医疗，但又允许私立医疗机构的存在，而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，又使得公费医疗的层次极低。

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是非盟总部所在地，是非洲的政治中心，人口大约400万，但仅有6所公立医院，其中最大的医院是亚的斯大学附属黑狮子医院，床位仅600多张（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县医院）。医疗队所在的提露内丝-北京医院（由中国政府援建）是6所公立医院之一，床位仅100张，每天就诊病人五六百人，医院条件相对较好，特别是有中国医疗队的专家长期驻扎在医院。但是，全院总共才12个当地医生，后勤行政人员占医院3/5的比例。由于技术落后，仅能开展普通的腹部手术，部分专科缺乏，但因处在埃塞国家一号公路关口，交通事故较多。每天我到急诊室急会诊，就会看到很多病人因为没钱连普通的CT都不能做（大型设备检查病人得自己掏钱）。医院缺医少药，甚至连基本的止血药都没有，病人都是自费到外边的私人药店购买。病人一来，急诊科医生、护士就是做些简单的缝合、包扎后挂些糖盐水，很多生命就这样消失了。

在医院我主动要求监管ICU（重症监护病房），每天去查房，指导当地医生诊断和治疗。后来，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：ICU五张病床，每天都会有一两个喝毒药的病人，以年轻人居多，特别是12到18岁的小姑娘。而医生、护士的洗胃技术实在是太差，又没有血液透析机，很多喝药的病人就死掉了。看着她们在花一样的年纪就不在了，让人觉得特别惋惜。当我去急诊室急会诊和ICU查房时，一听到医生给我说该病人："No family!No money!"我就头大，感觉到自己的无奈。每天面对死亡的病人不免内心生出一股悲哀和苍凉，同时又生出这样的感慨：生在中国之幸福，长在中国之自豪！每一个中国人都知足吧！作为一个中国人是该想一想怎样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点事情了。当然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，那我们就为实现中国的更加繁荣和富强而努力吧。希望我们全体中国人树立这样一个信念：只有保持着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，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。只有保持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，才能使国家永远繁荣和昌盛！

（未完待续）


医疗队长张晓阳在ICU查房

医疗队长张晓阳在急诊室急会诊

文物上母子同框的温馨画面

人常说舐犊情深，心思细腻的古人以动物喻人，创作出许多表现母子温情的艺术佳作，这些文物如今被各大博物馆所收藏，一些还成为拍卖会上的贵客。

商代子母象尊

经常看《动物世界》的人都知道，象群中母象对小象关怀备至，即使某只小象与妈妈走失了，其他有能力的母象也会将这只小象视作自己的孩子来抚育。美国弗瑞尔美术馆藏有一件商代子母象尊，这只子母象尊模拟象形，高17.2厘米，长21.2厘米，宽10.6厘米，由容器和盖两部分组成。容器为母象造型，它肥硕丰满，长鼻高举（母象鼻子中空，兼为尊的流），四足坚实，尾部有立体纹饰，周身布满繁复优美的装饰花纹，有兽面纹、夔纹、四瓣花纹，以云雷纹衬托，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。母象背部有一椭圆形口，口上有一盖，盖上铸有一站立的小象作为盖钮，其造型与母象相同，只是体形略小。

我国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尚有象群分布，据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记载："商人服象，为虐于东夷。""服象"与"服牛乘马"的意思相同，就是通过驯养以利用象的力量。象尊是商代常见的酒器，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曾在他的著作《商周彝器通考》《殷墟青铜器通论》中提到三只象尊，其中就包括这只子母象尊，容庚认为其出土于湖南。可惜的是，这三只象尊均流失海外。1975年，湖南醴陵县仙霞乡又出土了一件象尊，其较美国的子母象尊更加精美，尽管这只象尊盖已缺失，但可以想像其上或也有一只可爱的小象存在。

东汉子母陶熊

熊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之一，但熊在幼年时期十分胆小，不具备攻击性且生存能力极差。出于本能，母熊总是与小熊结伴而行，在保护其安全的同时传授其捕猎技巧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子母陶熊，它出土于河南辉县汉墓，属于随葬玩具。这件子母陶熊极富动感，工匠捕捉母熊、子熊各自的动作，将其中最具神态特征的瞬间加以表现。只见母熊后足站立，前腿伸张，头部昂起，似在吼叫，神情紧张；子熊则深藏于母亲腹下，四足站立，头颈后扬张望母亲。子母熊通体有红色彩绘，由于年代久远剥落不少，但依然保持其生动传神之风貌。

汉代时，野生熊广泛分布于山地丛林地区，常常是贵族们狩猎的对象，《史记》中有汉武帝"好自击熊彘，驰逐野兽，相如上疏谏之"的记载。同时，汉代人也十分崇拜熊的力量，许多人为幼子取名为"熊"，寄望其长大后勇猛无敌，如汉光武帝刘秀有一个玄孙就叫刘熊，曹操也有一个儿子叫曹熊。熊的形象大量存在于汉代文物中，比如咸阳博物馆就有一只十分精美的汉代小玉熊，其形象憨态可掬。此外，西安市西郊王家巷出土的铜釜，其三足也是三只背扛釜底的熊；西安市大白杨村出土的铜压袖造型为"熊虎斗"；汉中市出土的红绿釉桃都树陶座上雕塑有一蹲熊；扬州印江甘泉老虎墩汉墓还出土过一只白玉飞熊砚滴。

五代子母狮壶流

狮子是天生的猎手，成年雄狮的领地意识非常强，因而对幼狮极具威胁，为此，母狮总是与小狮子寸步不离。我国古人心中狮子的形象多来源于传说和人们想象，它们与现实中的狮子相差甚远，唯独母性格外写实。古代文物中不乏母狮抚弄幼狮的雕刻，而母狮哺乳的造型却不多见，大名鼎鼎的青釉提梁倒灌壶上就展现着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。

青釉提梁倒灌壶为我国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物，它于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彬县，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。青釉提梁倒灌壶通高18.3厘米，腹径14.3厘米，足径8.7厘米，壶身呈圆形，盖、梁、身连为一体，象征性的壶盖为柿蒂形，提梁是一只伏卧着的圆眼短嘴的凤凰，而壶嘴则为一张口侧卧的母狮，一只幼狮正在它身下吮吸乳汁。倒灌壶的奥秘在于其底部中心有五瓣梅花孔，灌水时将壶倒置，水从母狮口外流时为盛满；使用时正置，因壶内有漏柱与水相隔，所以底部虽有孔但滴水不漏。倒灌壶利用了"连通容器内液面等高"的物理学原理，它反映了古代工匠的睿智巧思。

青釉提梁倒灌壶属于耀州窑精品，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八大名窑之一，它始于唐，兴于宋，衰落于明，以生产工艺精湛的刻花青瓷驰名中外。五代时期耀州窑多仿晚唐与五代的金银器皿，联系到青釉提梁倒灌壶的别致造型，有学者认为其或为仿照唐代金银器制成，且具有西域风格。

无款《子母猴图》

猴子的许多行为与人相近，母猴时常怀抱小猴，并与其玩耍；小猴若不幸夭折，母猴会紧抱小猴的尸体，不允许其他猴子靠近，也不忍抛弃。

2011年6月，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，一幅无款的《子母猴图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。该图为水墨纸本，纵92厘米，横46厘米。图绘一母猴呈侧蹲式扭首坐立，闭嘴抿鼻双眸炯视，神态安详而严肃，似在眺望远方。子猴蹿于母猴背上扭头张望，右爪欲抚摸母猴脸部；母猴右爪则紧拽小猴尾巴绕压住子猴小爪，母猴左手回曲向后似在托举小猴臀部。此作构图奇特，刻画准确生动，特别是把小猴子的调皮劲儿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显示出画家的精湛技艺和匠心独运。此图虽无图名，又无款识，但应系画坛高手所作。

《子母猴图》共钤有十一枚鉴藏印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品正上方所钤的"天历之宝"朱文大方印，此印系元代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收藏印，说明此作曾经元内府收藏。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，元代内府收藏的书画名作虽不及宋代多，但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机构，在不到一个世纪里，对书画的收藏与鉴辨却并不逊于其他各朝代。元内府书画收藏的主要来源是接收金及南宋内府的收藏，当然也有一些是"四方收纳"而来的，这或许正是此无款、无家、无名的"三无"画作能被视为佳作而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。 （西晚）

商代子母象尊

东汉子母陶熊

五代子母狮壶流

无款《子母猴图》